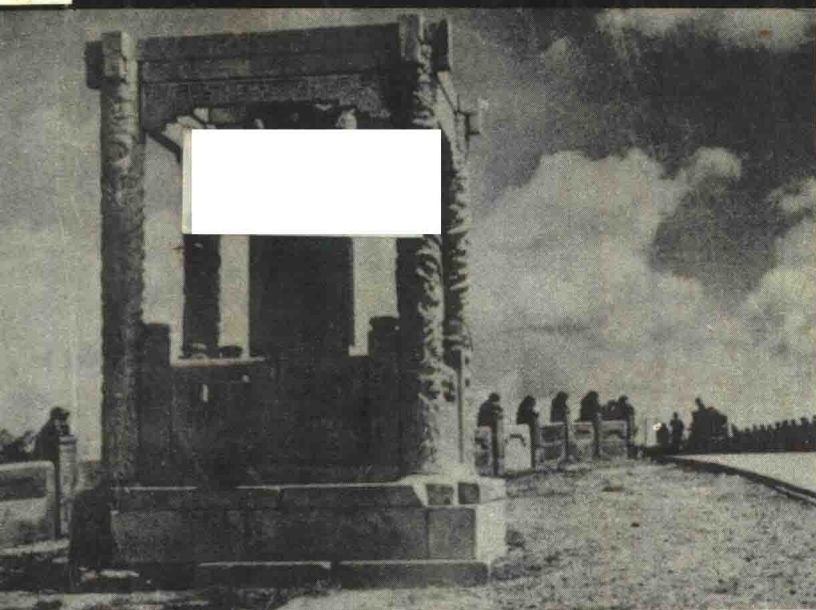


昨天的报告

张波



陕西



昨天的报告

张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校对 宋树滋

昨天的报告

张 波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插页 252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24-01627-6 / I·364

定价: 5.00元

目	次	69号宅院……………(1)
		魔王三章……………(81)
		囚徒半月……………(175)
		战 犯……………(287)
		殉 葬……………(342)

69号宅院

这是一桩大血案，11个人的大血案啊！发生在40年前的兰州城，在刺莓开花吐香的时节。我翻完了关于这桩血案的如山的纸质发黄的档案，特别是听了当年负责侦破此案的还健在的那个刑侦队长的述说，知道了根根底底。刑侦队长叫吉宗湘，已年过七旬。他说此案上下有300多人参与侦破，用了三个月时间。把个当时只有20万人的兰州弄得鸡飞狗跳墙，像发生了大地震，整个西北都在晃动，就是遥远的台湾岛也波及了。他问我对此案有何看法，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能说些什么呢？

1

1949年5月。兰州，苏醒在奔腾呼号的黄河波涛声中，苏醒在攻破土层的绿草尖中。冬天的禁锢太久了吧，兰州一下子还抖不落身上的冷冻和痉挛。但毕竟已吹来渴望的春风，太阳红红地笑在原来被阴云遮着的天上，正准备把亿万

吨温暖投向大地。

兰州大学的先生们和学生们在郑重地议论：共产党和八路军代表着正义和光明哩，打了辽沈战役又打平津和淮海战役，都打胜了。听说现在毛泽东和朱德又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发布后三天，就占了南京的总统府，就窝逮老蒋哩。兰州面粉厂的工人、机械厂的工人、扛搬拉运的工人，还有黄河的船夫，都嚷嚷得厉害：国民党完蛋了，共产党要坐天下了。共产党是替我们说话的，让我们当家做主的。到那时老板、掌柜由着我们收拾，我们可直起腰仰天出口长气了。在兰州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宪特要人们，肚里塞个棒槌般的难受，脸像抹布般不中看，他们睡不稳个安生觉，生怕噼噼叭叭一阵枪响，成了共产党的枪下鬼或被赶进俘虏营，整日价想着哪儿保险，往哪儿逃。他们对着那些已经逃往广州、香港、海南岛、台湾岛的家伙们骂娘——妈的，你们是老鼠胆、兔子腿，狗命比金子贵，跑吧！逃吧！摔到你妈的×里去吧。兰州还有些以往做过坏事也做过好事，有着各种恩恩怨怨，恨国民党但又不知共产党为何物，讲义气，玩命儿的“落草汉子”，时刻窥测着仇人的动向，一有机会把刀子就捅了过去。因而那些有钱的、为富不仁的以及一些心中有鬼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相反，众多的小商贩，卖牛羊肉糊辣汤的，一担两筐卖豆腐和青菜的，个个亮着嗓子喊叫，招引顾主，挣几个小钱。他们不怕丢掉什么，不担心别人暗算，更不怕小偷和爱占便宜的老婆娘捏一片肉和多拿一把菜，因而显得无忧无虑，轻松自在。

兰州城左公东路是稀稀落落的居民区。地盘很大，房子很少。户与户之间仍被荒草地隔着，显示着原来洪荒旷野的面

貌。住户之间互不来往，谁也不认谁，各家都是个独立的世界。但从各家宅基圈地的大小，围墙里面房子的多少，砖瓦的颜色能分辨出富贵贫贱，特别是谁家四个轮的汽车，经常响着“嘀嘀嘀”的喇叭声，更表明是鹤立鸡群的人家了。这里就有这么一家，门牌上写着“左公东路69号”。这一家高墙大院，青堂瓦舍，门庭若市，高朋满座。离这儿里八地是左公东路的菜市场，很繁华。早晨，特别是初夏的早晨热闹非常。叫卖的吆喝声、笑声、说话声、脚步声，组成了多音部的合奏，像无韵无调的无标题乐章。各种鲜菜的颜色，黄的、绿的、青的，加上各种肉类的有红有白，加上各种服饰，形象各异的脸，脸上的不同的笑和不笑，构成了多彩的立体的动静相间的画面。尤其是菜市场荡漾的那清冽、润甜、芬芳的混合味儿十分醉人。

厨师们是天天必逛菜市场的。现在一位气度非凡的厨师正在菜市场游逛。说他气度非凡，是因为他的肥胖，他挺得特别高的肚子是别人比不了的。他总笑眯眯，红红的脸上泛着一层发光的油，如果穿上长袍大衫无疑像钱庄的大掌柜，如果穿上西服，无疑像商贾大亨。他是菜市场的大顾主，鸡、鱼、肉、蛋、豆腐、青菜，天天买一大筐，他姓柳名青海，服侍69号家的老老小小已三四年了。深受户主邱宗浚老爷子的信任。过年过节老爷子总额外多给他几个子儿。有时抽大烟高兴，把烟枪擗过去让他吸一口。他只知邱老爷子过去当过大官，现在仍腰壮根粗，有的是钱，缺少的是个女伴儿。他曾想在外边拉个线线，找个油头粉面为邱老爷子解解闷，但老爷子一听出话音就一口拒绝，说使不得，使不得，儿孙满堂了，做那种事不积德。因而他更尊重邱老爷子的人

品，常对熟人亲友讲老爷子的好德行和邱家的富贵。他把自己当成了邱家的当然成员，愿任劳任怨一辈子，觉着既是邱家的造化，也是自己的光荣。

采购齐全后，他端着大筐往邱家走。筐架子凸起在肚子上，树桩桩似的身子更向后仰着，走路很吃力，但他很有劲。走到大门口，看门敞开着，他放下筐，抓掉后脑勺上的小白帽扇着风。喊道：

“齐副官！齐副官！”

齐副官叫齐雨田，住在大门侧房里。跟随邱老爷子不知多少年了，说话是东北口音，也尽职尽责。他日夜守着大门，八方联络，迎来送往的差事也都在他身上。他能言会道，肚子里有不少怪头怪脑的故事。他同柳厨师关系尚好，进厨房由他挑着吃。柳厨师也从他那里知道了不少酸不溜溜的事。柳厨师喊他，一是早晨问个好，二是叫他帮忙把菜拿进厨房。柳厨师小肚里的尿憋得直往裤裆里挤。齐副官没有应声，柳厨师捂着小肚挪进院内上厕所，一抬头见上房的客厅的门缝和窗子直往外冒烟。上房是邱老爷子的住房。柳厨师很乖巧。忙大喊：

“邱老爷子！邱老爷子！”

邱宗浚已70多岁，大个子，身板硬朗，生活有规律，讲究养生之道。以往他总是起床最早，在院里活动筋骨。或浇花或松土，这是在春耕季节。冬天则带领孙子扫雪、堆雪人。见到柳厨师还要点头笑一笑。如果在房子里，听到柳厨师的喊声，有喊必应：啊！青海呀！你辛苦啦。可今天却没应声。柳厨师心里直擂鼓，一推开客厅门，不好了，一团浓烟滚飞出来，一团接一团，在院子里打着旋，旋转着又升到空

中。柳厨师跑出大门，不慎被那筐菜绊了个嘴啃土。惊叫：

“失火了！失火了！救火，救人呀……”

他面无血色，五官扭曲，裤裆被尿渗湿了，尿顺着裤腿往下滴，跌跌撞撞向警察局报案。附近的群众都拥来了，过往行人都停下了脚步，菜市场的热闹一下子移到69号院的大门前。不一会保甲长来了，喝斥群众离远点；警察来了，手里的棍棒搦开一条路，为消防队开道。消防队员用水，用砂子，用灭火器，把火势压住了。至此，邱家除厨师柳青海之外，没一个人露面。烟散了，房子里亮堂起来。一改原来素雅静爽的面目：大沙发、小沙发、桌子、椅子、柜子，拥摞在房子中间，被烟熏火燎得面目全非。移开这些物件，露出了半着不着的还冒着一圈圈白烟的毛毯、被褥等易燃品，刺鼻的汽油味使人们透不过气。突然，在毛毯、被褥下发现了人的脚和腿，而且是很多脚和很多腿。尸体，尸体，总计11具尸体，无不血肉模糊，但有的衣着整齐，有的一丝不挂。尸体下有一条泡了汽油的导火索，一头拴在墙角下的蜡烛上。刑警队长吉西湘，锁着眉头，紧闭着嘴唇，眼睛里闪着光。一个概念立即出现在脑海：

“预谋的罕见的特大凶杀案。”

2

吉西湘是接到省会警察局长何庄的电话奔赴现场的。原以为把火扑灭就完事交差，没想到是这么大个血淋淋的案子，而且发生在邱宗浚这样人物的家里。他不敢怠慢地向何庄作了电话汇报。何庄也不敢怠慢地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马步芳作了汇报。一霎那，兰州的各巨头要员都来到了邱宅69号。看了现场，站在院子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邱家大院是坐北向南的长方形状。进了大门即是前院，有花园和停车场，大门两边有侧房。齐副官住左边，右边住佣工和保镖。绕过花园进二门即后院，这是由上房、厢房组成的四合院，邱宗浚住的上房，三开间，高大宽畅，中间是大客厅，西边是卧室，分住邱宗浚和他所宠爱的孙子们。儿子儿媳住东厢，西厢辟出一间作厨房外，其他住女佣等人。前院的路均用石子炭碴铺就，后院一色青砖铺地，一点土星儿都冒不出来。邱宅建成已五年。当时的兰州市长还陪同一个大官亲自查看工地，要求加快工期，砖、木、灰、瓦、石所有用料保证供给。房院建成后，邱宗浚一家立即搬进来。邱宗浚一手牵一只大黄狗，在围墙外绕院子转一圈，步几步，停下来，叫两只听话的狗翘起一条后腿尿一股，末了走进大门，把狗在门两边的小树上各拴一只，给每只狗一块牛骨头，他便步入后院上房过他的大烟瘾了。过了瘾他召集邱宅全体丁口开会，说：“我邱宗浚走南闯北，东拼西杀，垂暮之年，兰州落脚，也算幸哉，福哉。风风雨雨已成过去的小曲小调，安安静静是我期盼的催眠曲、安魂曲。在有生之日你们随我身前身后，听我陈言旧语，我也不会亏待你们。”转眼五年逝去，邱宗浚过了五个生日，前四个过得都还顺当。最后一个，即凶杀案发生的当天，也算彻底“顺当”了。

身着黄呢军服的少将处长拜威傲然于诸多要人之中，他用他洪亮的嗓音，低沉的语调，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表的资格率先为邱宗浚唱了赞美诗。他说：“邱宗浚是党国的老一代

人，抗日反共有很大功劳，曾当过新疆伊犁屯垦使，任过伊犁警备司令，还作过新疆民政厅长。乘龙快婿盛世才将军、汪鸿藻将军，大公子邱定坤将军，都是党国的栋梁啊！可惜定坤兄同邱老一起殉难。邱宗浚全家的不幸，马步芳长官深为痛心，我们大家都很难过。现在我要求省会警察局捉拿凶手，严惩凶手，祭邱老一家的亡灵。”在场的驻兰州宪兵团长、甘肃省保安司令、地方法院院长，都溜着拜威的调说了邱宗浚的好话，并表示协助省会警察局围剿凶犯。省会警察局长何庄知道该他出场了。他用手枪顶了一下大盖帽帽沿，汗涔涔的大脑门露了出来，他怒骂了一阵之后，抱抱拳，说：

“兄弟在此谢谢诸位，望能协助小弟侦破此案，尽快向上方复命。谢谢，再一次谢谢诸位。”

接着何庄厉声对警察局部属发号施令。

“刑警队长吉西湘！”

“到。”吉西湘打立正，在诸多要人面前表示对顶头上司绝对尊重和服从，同时其他刑侦人员及各警察分局局长都精神抖擞地站在了吉西湘周围。

“命令：封闭现场、验尸勘察、缉拿凶手、快速破案。”

吉西湘和所有警察大声回答“是”，并把命令复述一遍。随之，邱宅内外布满了岗哨。吉西湘同刑警队员们进行极详尽的侦察，有根有据的分析，最后写出了侦察报告——

省会警察局并局长何庄：

左公东路69号邱宅特大凶杀案，案发1949年5月16日邱宗浚生日之夜。经验尸11人被杀。对照户籍簿，根据年龄、性

别和邱宅厨师柳青海的指点，简述被杀人情况：

邱宗浚，裸体，卷曲。脖颈后有利剑刺入，伤口寸余。腹部有同样伤口，肠溢出。头部有斧伤三处，周身血迹斑斑。

邱定坤，系邱宗浚的儿子，陆军少将。右额太阳穴有枪弹入口，枪弹卡于右耳根处。弹为圆形铁丸，室内发现一鸟枪，证实系鸟枪击毙。

费伯萍，女，30多岁，系邱定坤之妻。烫发、旗袍、高跟鞋、金项链。脑后斧伤两处，头骨破裂。

邱光华，15岁，邱定坤长子。背部斧伤多处，斧砍脑袋致命；邱光锐，7岁，邱定坤次子，系钢管击头，脑浆四溢。

毕殿俊，30多岁，司机，满面青紫，怒目咧嘴，头肿如斗……

何德法、何德源兄弟二人系邱宅保镖……

郭石发，邱宅水夫……

陈宗实，商业银行会计主任……

……

邱宅内发现三只狼狗。五只小狗正熟睡，两只黄色大狼狗守在小狗身边，不叫不咬，若无其事的谦和呢？还是丧失了狂吠的狗性？昨夜发案，狗在什么地方？前院停放的汽车，蓝色，苏联制造，编号00354。车门洞开，车内有散落的兰州著名冬果梨和夹心点心，座位上有一件蓝色女式呢大衣。小车周围有密乱脚印，只有发生扭打搏斗时才有的脚印。邱宗浚的上房内，几张卧床上全是血。邱宗浚的床上有一件奇特的珍珠汗衫，无数的小珍珠忽明忽暗闪着灿烂的光波。在邱定坤夫妇的东厢房内，桌子上有十几本帐簿，还有一串形状

各异的钥匙。帐簿上记载着各类物品的名称和数量，金条、金砖、金首饰；银元、银器、银元宝；毛毯、毛料、毛皮货；红花、麝香、羚羊角；各类钟表、各类古董、名家的名字画，各种手枪，各种子弹，应有尽有。但是，全是有帐无物。实物都飞了。箱箱柜柜都翻了个底朝天。满屋酒味，地上滚着四个酒瓶，还有很多烟蒂。在几间房子里的床板上，获得好几封内容各异的信，尚未仔细分析，不太明白究竟表达的是啥意思。

邱宅齐雨田副官不见了，是被杀？不见尸体。是逃跑？不知去向。

女佣人宋秀英，外号“风流女仆”不见了。

邱定坤的长女邱光慈小姐不见了。

在上房客厅里的中堂上和两侧墙上有血写的诗句，字形歪扭，有拳头那么大。

中堂上写的是：“十年冤仇一夜平。”

左墙上是：“英雄报仇不怕死。”

右墙上是：“好汉怒杀邱阎王。”

据以上侦察、取物、获证，邱宅特大凶杀案系里应外合所致。凶手不下十人。计划的周密，行动的迅速，用枪、刀、斧、管灭杀满门，具有政治性凶杀兼窃取财物的双重性质，在人不知，鬼不晓，狗不叫之中作案，不留任何蛛丝马迹，说明凶犯预谋已久，行动极严密，凶犯皆有江洋大盗之胆之威凶、之力、之残忍。内应者非齐副官即宋秀英，或两者皆是。凶犯或系邱宗浚的同乡、朋友之熟客。或系原部下，或系结怨积仇很久很深者。凶犯绿林气重，有不怕抓，不怕死的个性。很可能悠悠然在兰州隐躲，或在甘肃境内走动。除不

得已时逃往青海、新疆。刑警大队已做好大动员大行动的安
排。决定着眼点放在寻找邱家各种贵重失物上和寻找齐副官
等人的下落上。以针尖打破缺口，顺蔓摸瓜，捉影拿人，扩大线
索，步步深入。同时，即日起已向兰州张开侦捕凶犯的大网。

特此报告

省会公安局刑警大队长 吉西湘

1949年5月17日夜

何庄看完侦察报告脸仍阴沉着，背驼得更重，本来不大的
个子，更显得矮了一截。他深感头顶上压着一座“山”。他
知道马步芳长官是和仁慈无缘的。他开口说话了：“侦察报告
还好。我还是一句话，要求你从速破案。别的话我就不再重
复了。”他用呵呵的笑声作了结尾。吉西湘心里一阵烦乱，
眉头也拧了起来。“抓不住凶犯，你自己就是凶犯。”何
庄这句名言又响在耳际。他也在想：凶犯既可一举制造11个人
的凶杀案，那黑洞洞的枪口，那明光光的利斧，还会把个追
捕他们的刑警队长放在眼里吗？于是，他的心发颤，汗毛也
乍了起来。他站起身子，挺了挺胸，向何庄敬礼，告辞。上
了汽车，车灯一亮，眼前闪出一截子路。纵然前边是黑的，
也只有走下去。他催司机加大马力，刑警大队的兄弟们正等
着他开会哩。

3

昨天，1949年5月16日，邱宗浚欢度73岁寿辰。但没有
像过去那样大喜大庆，大操大办。邱宗浚认为，一来年事已
高，体力不支，劳神的受不住，二来不是张扬的时候。最有脸

面的女婿盛世才和女儿邱毓芳及外孙们已远走台湾，另一个女儿邱毓英、女婿汪鸿藻也身在宁夏忙于公务，在兰州很亲密的朋友也不多，因而大喜不起来，也大庆不起来，他心想75岁时来个翻天覆地的庆贺，补上去。

邱宗浚可欣慰的是，他不成问题地闯过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七十三”这一关。有些人连这一关的边都没挨着，甚至点着脚尖也没看到这一关的影影，就一命呜呼了。来世间一趟，转个身就走了，不上算。

“寿高就是福。”这句朴素的名言使得邱宗浚捋着小胡子高兴。当然也高兴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拥簇在膝下。关着门热闹一下，也别有一番情味。他也想到在兰州的私交甚笃的几个人，最后还是决定不请。儿子邱定坤说不请不好，人家知道了会说我不是，会说咱小气。邱宗浚又连说几声不请，不请，反正他们是常客，惹不了。儿子屈服了老子。

是日晨，邱宗浚醒得很早，他从热被窝里勾起头，对着发亮的窗喊女佣的名字，催女佣宋秀英来照料他起床。

“秀英，别忘了今天是啥日子，起早点。”

“邱老爷，我就来。”

邱宗浚把头放在枕头上，脖子好酸。慢慢地展一下腿，脚头空空的。又翻个身。一张双人大棕床，任他滚来滚去。十几年了他身边没有女人。他顿觉空寂和悲伤。如果定坤他妈健在，虽然是个老树杈子也能答个腔，说个话。尤其是生日，穿的用的戴的早就准备得停停当当，可叹她十年前就走了。吱扭扭，响起了推门声。

“邱老爷，我来了。”

女佣宋秀英很俊俏，有耐看的漂亮的脸蛋和亭亭的身

段。说话声音不高不低，不强不弱，充满着温存和柔美，听起来入耳，嚼一嚼像颗糖。

“我要起床。把那珍珠衫、毛衣先拿过来。”

邱宗浚也把声音放得软软的。

窗子虽透着亮，但屋里仍很暗。女佣擦火柴点蜡烛。

“不必点了，你刚进屋眼黑。等会儿就好了，你过来。到床边来。珍珠衫在椅子上，快递给我。”

珍珠衫是邱宗浚在新疆时弄到的宝贝。丝绸的衫子用金线绣了上千颗五光十色的珍珠。原为新疆一要人的传家之宝。盛世才和邱宗浚以“谋反”的罪名把那个要人打入囚狱整死。价值连城的珍珠衫就这样落到了邱宗浚的手里。他只是在生日或年节才贴贴身。

“老爷，请穿宝衣。”

女佣双手提着珍珠衫，站在邱宗浚的床头。她知道老爷想干什么。邱宗浚无病呻吟地撒娇，就像一头老公牛，老掉牙的老公牛发情，马上要进屠宰场了，还想好事。邱宗浚伸手接珍珠衫，连女佣的手一齐紧紧抓住。女佣不动声色，任他使劲捏。女佣初来时遇到这事很害怕，后来习惯了，不当回事。叫老爷捏捏手还可得一个钢洋，这手倒挺值钱的。后来邱宗浚不仅摸手，摸胳膊，还摸脸、摸身子，女佣都接受了。因此女佣还得了好几个戒指。邱宗浚一次把女佣硬擦在床上，女佣像泥鳅一样三滚两滚脱了身，举起邱的尿盆，捂在邱的头上。邱宗浚装病好几天。

邱宗浚猛地把女佣拉抓到他怀里。这在女佣的预料之中。她忽地把胳膊弯起，把邱宗浚顶得喘不过气，女佣趁势脱身，亮着高腔说：

“老爷，我给你沏茶去。”

邱宗浚心里骂道：“狡猾的小狐狸。”但他很抱怨自己确实老了，丧失了对女人的征服力。他想到了他当年勇猛的时候，想到了他的小老婆“姚西施”。

东北沈阳南市歌妓舞女大院中的佼佼者，引蝶招蜂的女状元——姚西施，以她16岁的妙龄，如花似月的美貌，绵绵情歌和缓缓舞步，醉倒一片又一片的富有的商贾，傲岸的官员，强悍的师长、旅长以及仪表堂堂的白马王子。身为奉军郭松龄部卫队团长的邱宗浚，红着眼杀进了风月场中。他把姚西施用毯子一卷擢上马背就飞进一片树林中。

“我看上了你，你就是我的人。就是皇帝追你，我也不放。脱衣服，躺下。”

邱宗浚把手枪放在地上，用脚踩着。快速地解衣扣，他赤身露体时，姚西施还在惊恐之中。他伸手剥羊皮似的，姚西施被剥得一丝不挂……狂风暴雨过后，姚西施哭了，姚西施又笑了。后来郭松龄反奉被张作霖处死，邱宗浚带着爱妾和大老婆，带着儿子和盛世才的二弟盛世英，投奔新疆盛世才。到新疆后邱宗浚官运亨通，姚西施奴仆般伺候着他，也皇帝般统治着他。姚西施说：

“将军出塞，风尘仆仆，万里跋涉，所为何来？”

邱宗浚心领神会。说：

“所为何来，将军明白。”

姚西施扒住邱宗浚的双肩，向上一蹿，双手扣住邱宗浚的脖子，邱宗浚挺腰硬脖，摆起圈圈，像玩杂技空中飞人。停下来时，邱宗浚趁势搂姚西施在怀中，亲个不停。

姚西施是狂浪的女性。邱宗浚大她20多岁。除金钱之